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2
冊數 6 (2)
函號 277 175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六二 號
六 冊
二七七 函
一九 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蕃蕃與枚同蓋蕃蕃養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委吏也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不之與也之抗礼夫使孔子名而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有圖都問政一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景叔不可公感之老之善孔子適衛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子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遷爲

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浸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宰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師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遂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孟子作二十事遂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宰子子我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耶改之吾欲子書語取人于子耶改之吾欲以言觀人于師耶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子產

名公孫僑侯氏之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文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殺之子產死誰其繼之子產也歷相四君舊作丘賦鑄刑書有政實政猛之論及卒仲尼聞之曰博物君子也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人事齊三世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以百畝為業而足者五十餘家齊人稱其善於為人接人久而敬之

晏子為齊相出行車中有妻竊窺其夫為相御車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妻請去夫問其故曰晏子長不滿六尺今觀其出入車中常思遠以自下今子長八尺為人御而自以為甚下子何為乎夫曰晏子方以德聞諸侯今觀其御心志廣大也今子但為人御而自以為甚下子何為乎夫曰晏子方以德聞諸侯今觀其御心志廣大也今子但為人御而自以為甚下子何為乎夫曰晏子方以德聞諸侯今觀其御心志廣大也

臧文仲名辰魯大夫臧孫氏之子文仲之孫也子曰臧文仲有不仁者三有不智者三下展禽而六謂柳下惠之賢也作虛器縱逆祀祭居蔡三不智也

子文伯比子文之子朝不謀夕家無盈積楚成王聞之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而後復或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民之所歸者多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益也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相宣成家無私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孟子錄之文子曰國人之父月行相夜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怡實叔齊

姓墨胎氏文孤竹君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伯夷夷曰父命也遂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是伯夷伯夷聞西伯善養老者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大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既伐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山採薇食之作歌且死曰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原思名憲魯人孟子曰孟子之室塞戶窮巷上漏下濕坐而絃歌聲出如金石子貢往見之憲冠蓬戶甕牖而絕糧子貢曰無財之為貧乎而不能行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道之為病也若考希世而行比周而友仁義之為學也車馬之飾豈不多為也子貢慚而去

魯人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遂止

宋女衛靈公夫人也靈公與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腦而止遣關伯玉也公曰何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為昭昭冥冥隨行苦聞遽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詩之累伯玉也

衛靈公南子作亂太子蒯聵出奔宋公欲立公子郢郢曰郢亡人之子輒在乃曰郢不足為衛君靈公卒其收圖靈公公孫郢輒子輒拒之郢曰子輒在乃

迫孔悝于厠殺之遂劫以登臺曰要我無死不免會孔悝欲立蒯聵爲莊公
似姓名偶與同命四岳咸薦之堯曰鯀方命圮族帝曰俞哉試可乃殛之四岳曰鯀治水績用弗成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曰予未有若是恭禹曰俞如何皋陶曰在安民哉帝曰俞往哉汝平水土惟艱益作朕虞舜側微聞堯之聖而試之以烈風雷雨弗迷堯乃以二女妻舜觀其內治九男隨其外治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陶器所居成聚一年而成邑二年而大都舜之德化大行堯乃召舜而與之言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崩三年喪畢舜讓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之人不從丹朱而歸舜舜乃入中國踐天子位以堯之宮居堯之子而天下歸舜此天與之也故曰天與之者天奪之也舜曰吾其可以堯之宮居堯之子而天下歸舜此人與之也故曰人與之者人奪之也舜曰吾其可以堯之宮居堯之子而天下歸舜此天與人與也故曰天與人奪

曰三書牝以養母也是子養也

改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覺久但覺意味深長

學而從而查順推全篇○此章是聖人以爲學之間全功熟入三節由己到人平說中庸始終一逆一順工夫主腦下層逐層或學定學始時習之字亦最惟三字乃一章之綱都是一段自然時習學字則是自然有得而說自然朋來而樂自然不亦乎人不知而不慍乃君子之德出中位境遇時習亦終無令人歌自玩三箇字亦不亦乎字正一指點成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爲本之意乃入道之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悅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知程子曰以善乃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難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門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知順少好犯上必下好作亂也

君子

一直看來卻有所專主故說只說為仁之本也愛之理徧言則一事如此孝弟為仁之本也四端下章鮮矣則仁之類本之一字是尊親之心出根苗之種種之心有許多枝葉是此心有許多枝葉是此心有許多枝葉

故心本之學程子曰見者有貴賤之等時有此心有所存只是此仁之愛人物之仁戾於物而不敢戾人之愛人物而不敢戾人之愛人物而不敢戾人之愛人

王政重齡方節四時農陳字與畢于不同注曰夜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衆人親近也仁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蓋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實勝而野愚觀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也悉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者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經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本立友勝

力只隨學所有不必拘定須是敬以直內方能用時便是敬了又能信信了又能愛人愛人了又能使人使人了又能用人用人了又須是敬以直內方能用時便是敬了又能信信了又能愛人愛人了又能使人使人了又須是敬以直內方能用時便是敬了又能信信了又能愛人愛人了又能使人使人了又能用人用

不已而速改焉則德進四項分說而主忠信句尤重而不輕直師淨而不干曰德厚必先何重敬必有威嚴而立信句亦重而不可無學以輕重者君子能學則見聞寡陋而不固者學作一輕肆上重則知蹤緊語重長敬則于事無益只是一意不意只當有學作動也說學先為作質質靠然作他多了重學於事非之子能學則既不意不為質質靠然作他多了重學於事非之子能學則既不意不為質質靠然作他多了重學於事非之子能學則既不意不為

孝子閔子騫曾子曾子之子曾元曾子之子曾申曾子之孫子思子思之子子思之子孟子孟子之門人也○閔子騫魯人名損字子騫孔子之弟子也○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曾子之門人也○孟子名軻鄒人也○此一節是一篇之關鍵故特提出孝字以發端蓋人之所以為人者其大綱有三曰孝曰忠曰信而孝為之本故曾子之門人有子之言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夫子之言曰孝者其為人之本與夫子之言曰孝者其為人之本與夫子之言曰孝者其為人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連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借使也宗檀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使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讀之好學可平○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學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雖至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

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敵自有當然之節若恭不近禮必自取輕侮故凡施於人敬而無禮則勞而無功上平禮則不犯上而近乎禮則必可久也因親因依本人親也因親因依本人親也因親因依本人親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琢之角反磨末何反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精也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又磨之已精而益求精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指上節說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意思說切磋琢磨是所由所行事也此二句是學問之功無止境也引詩以明之自人之為學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者也就正見其不差夫人無求見其有好之之志敏慎是所謂須反覆看者只無求而不敏慎而不就正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雖就有道而甚意思若但

非必到取舍從違之實據體是雪墨也
為政章全旨○此篇示人君以德為政之大綱也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程子曰為政以德正己而已人君以德為政者
身正而不令而行其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此篇言為政之道以德為本而刑政為末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所可已人之性情無邪而已
詩人之性情有善惡有美刺而
詩人之性情無邪思以對於
詩人去其邪思以對於

所尚哉
道是人之準繩德是人之行實身之體貌小民何依上德之規矩
準繩各有名分言之上德則下不答問齊之也且一不忤逆之心
禮長幼之序載上不違之體但不制禮則無所據使人無所依
深原思者太太過不及之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強恕力行者有分之偶然自字折衷之格是一不忤逆之心
功格物者是自己之所以為人之道也
節無太過不及之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注者謂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齊之以禮則有恥且格
始於刑也
聖人為政專用政刑則不可以一之而民無所適從其終
吾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聖人自明其進德之序六而字是會心先景正
有五節○子曰吾今老矣回憶生平進德之功蓋有序焉自十五
愛時節○子曰吾今老矣回憶生平進德之功蓋有序焉自十五
歲矣便有志於大學知必欲其具行必欲其至念念在此而為之不
厭學是
注故始終一章志心之深處志學極有力志於學則自任不
得不怠此時未知所從來也又光積十年至五十則
注為學者立志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魯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姜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饋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武伯魯子之子

始不知知行亦有中間工夫知行並進非知非行難通一章總論孝子之心如此人子知所以爲孝則體之而深思熟慮以推其所切己者而自生出一段孝子之心來故曰知之至難而行之亦難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魯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姜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饋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武伯魯子之子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魯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姜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饋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武伯魯子之子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魯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姜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饋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武伯魯子之子

察其安勉○子曰知人甚難然亦自有其法蓋人之所為非善即惡必先就其節目所以觀之為善便是君子為惡便是小人而大概可知矣此是觀人手段一把柄固不必言矣而所以之善者未知其出於誠實與否也於細微之間又必觀其意之所從何如果實心而為己者歟抑矯飾以欺人者歟乃已為人之實則善矣不然豈得為君子哉是事功訓利之念的故不可不觀其節目○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矣而所由之善者又未知其出於自然與否也於終之又必察其心之所安何在果樂善不倦而無所矯揉抑威強一時而中實勉強歟抑出於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此第三層細看法乃自然矯強之辨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平日本心愛如此雖所由不如此一時也如此次第依舊從去如愛如此雖強敏他偶敏卷吹雖終勉強次第依舊自歸敬了方安人一時也如此次第依舊從去如心安意肯必不是心安意肯必不曾有此語真便做不到這裏便是他只不在是他注所樂不在是可知他是竟有所樂者在上所指者是全體是全體是全體

溫故章○此示人以心得之學○曰天下善理無窮時時溫習而又能觸類多適每有新得中所見義理皆可與人問難者亦自有益○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示人以學思之要○程子曰學者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缺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此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直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事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辭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閉而審其取舍之幾焉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缺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此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直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事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見終於危殆而已思學必有運思學可偏廢乎學者皆遠於事必有實思以求其理則所
都看實因是了於目不了於心心體全不明亮殆自意其是又意
攻乎章全旨○此示人當正其學術玩斯字也已字有多少歇息警
醒意在攻乎節○子曰修己治人本有經乎正道環會此之外便是異端若
惑於其術專治而欲稱之造出一種曉諭別立一門將見其心
既已陷溺其說必然偏僻以之修己便壞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
壞天下的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矣
其道理只是一箇百家衆技雖不能相通亦是這道理中流出
故可謂之小道而不可謂之異端之大者邪說暴行戾乎正者
也不止是楊墨佛老此是異端之大者攻字重看真端有謂天
下之機而其勢不能自轉惟攻則轉其異中之機而爲吾其矣害
矣

由梅節章全旨○子路暴虎馮河事便是自說嘗得夫子呼而告之曰由教令
秋人已說此啟子路以自知之明也
一樣字是不自有實字四字句乃上朱子補圓道理如耳首末兩知字是自見地分規矩下二知字總
說注字不指當下見地分明此由而實之二句謂無自欺之蔽也是知只指當下自欺之蔽
故可謂之小道而不可謂之異端之大者邪說暴行戾乎正者
也不止是楊墨佛老此是異端之大者攻字重看真端有謂天
下之機而其勢不能自轉惟攻則轉其異中之機而爲吾其矣害
矣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
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
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孔君問
當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枉子曰舉錯得宜則人
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
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
謂容貌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中二句綱平講不必側重下句二爲字是綱心體認意是于指
說注字不指當下見地分明此由而實之二句謂無自欺之蔽也是知只指當下見地分明
不知乎節○子路暴虎馮河事便是自說嘗得夫子呼而告之曰由教令
秋人已說此啟子路以自知之明也
一樣字是不自有實字四字句乃上朱子補圓道理如耳首末兩知字是自見地分規矩下二知
字是自見地分規矩下二知字總
多聞闕疑天敬敏言而已即之○闕疑以曰欲發之之泄記謂記是說記事而諸事記是一他句心作緣未見後於世著色異
不殆殆我寡尤平言其理已爲信者又之多聞所君子學而已見爲之以闕疑闕闕已所疑已接物大言多
千祿三節○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千身祿之經學全旨○此示人當正其學術玩斯字也已字有多少歇息警

何以行之哉　軏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軏轅端横木縛軏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入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亦猶是也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又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千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達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廢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一家之孝不過謹而已矣必論其從政者是本末之倒置也孝弟內外明尊卑序長幼有多少猶重在但指政而言上亦對國政而言

人人爲而人人相忘而物物相成後世之人不知其後世也知人人之不可以不推人人心心之人人人

八佾章全首○此詩季氏僭分之心重一忍字凡亂臣賊子皆始於一念之忍故夫以子一字詠之○首孝師氏以八佾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謂是事可忍孰不可忍○舊說安意而爲之則凡名分之事孰不可恬然安意而爲之簡也首十字作一句且所記忍也矣下九字乃孔子語孔子口中未明說者指此故記之係內外注范氏一忍字前注主忍指臣逆作亂之罪謝氏曰前說他舞八佾但是指宇讀者之大臣凡亂之於八法外注是臣子亂之心也八佾是臣子賊子一上何必或主賊氏曰問說之說宇宙之間極說爲宇宙長春秋此記者故語忍也矣

八佾章○此詩季氏僭分之心重一忍字凡亂臣賊子皆始於一念之忍故夫以子一字詠之○首孝師氏以八佾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謂是事可忍孰不可恬然安意而爲之則凡名分之事孰不可恬然安意而爲之簡也首十字作一句且所記忍也矣下九字乃孔子語孔子口中未明說者指此故記之係內外注范氏一忍字前注主忍指臣逆作亂之罪謝氏曰前說他舞八佾但是指宇讀者之大臣凡亂之於八法外注是臣子亂之心也八佾是臣子賊子一上何必或主賊氏曰問說之說宇宙之間極說爲宇宙長春秋此記者故語忍也矣

三家章○此因三家之僭而譏其無知妄作也重一取字語果愈甚○此因三家之僭而譏其無知妄作也重一取字語果愈甚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君

八佾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編末二章首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李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知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閒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君

為末謂禮之起頭樂也集注取後說故此本字只就制禮之初行
大戴節○子曰禮之始說以其不易時逐末也禮之全體具是矣
此問禮○當時禮樂之說有其本而禮之全體具是矣
本知因○曰太說有關於世道人心者
有二說問禮之初行
有根本之說何
本知何
本知性者禮之本有本始之本初為本終
林放放音意林放以為禮制之初孫不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於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其本末即上節
放問禮之本

說耳寓狄享全言○此是爲寓狄享全言○此是爲以下僭上者發
上所由出節○今夫子之見主內之出時時有君長以統在之不仰知君臣之分歎曰諸夏之國亂反無
如中子內只注分也其狄僭亂之賊乎禮樂之崩壞亦甚矣之時注言上之不盡其禮論者
爾國只作亂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也固而已矣所讀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讀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起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魯者方祭之始用魯曾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也固而已矣所讀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起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魯曾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祭如節○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外神也祭先神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主於奧陞祭畢而更設主於門陞祭畢而更設主於堂陞祭畢而更設主於階陞祭畢而更設主於室陞祭畢而更設主於室中陞祭畢而更設主於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陞如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

同他處是不當中向東則知所謂西面最為尊西隅次之此是見必有所謂而謂之古者於其本之時所而奢於奧五祀之客先祭奧而設用事喻自
事祀成曰當有尊而非祭之主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中祀宣孟曰祀行春戶井門灶中霤五祀曰祀夏門戶也夏祀曰祀孟秋門也冬祀曰祀中霤也
故行井戶門灶中霤五祀曰祀夏門戶也夏祀曰祀孟秋門也冬祀曰祀中霤也
祭不以於奧求尊而媚之也道祭是所於竈近奧門外正中霤處非所媚也
祭之能求尊神之也道祭是所於竈近奧門外正中霤處非所媚也
安節不能求尊神之也道祭是所於竈近奧門外正中霤處非所媚也
不安節不能求尊神之也道祭是所於竈近奧門外正中霤處非所媚也
祭主折衝樽俎之理豈曰禮之本末乎主理折衝樽俎之理豈曰禮之本末乎

事爲君全言○是爲君者維臣禮當曰君弱臣強盡職者少謂歲不諂直者全曰此聖人實見禮有不必言聖人此語正是提醒人

事於君○每節○子曰臣之於君也非諂徒欲己之辨故不諂人

禮禮者外內外事依時而者禮節○子曰臣之於君也既有尊卑的定分自有恭敬的定禮令之

即是外禮大小大而言人乃恭敬爲詔曰之些差失此不過盡禮之當然非有加

爲是必內人小言而敬爲詔何忱截

其外禮禮人外事者恭敬曰之

禮自爲是必大內人時禮敬爲詔何忱截

禮自爲是必大內人時禮敬爲詔何忱截

禮自爲是必大內人時禮敬爲詔何忱截

啓沃有害守之寄則意心以納忠牛時則聊卵蓋踏蹠則夠國揭甕是智是

關雎宮人全性正之○此論詩人性情之正欲者即詩以自正其性情也

惟關雎關雎節之○其性情正情見於后人性情之正文王之妃也得其性情得其性情正情見於后人性情之正文王之妃也得求之后妃之德固宜求得之后妃也得求之后妃之德固宜求得之后妃也得求之后妃之德固宜求得之后

屏諸侯內大夫以廟士以惟規模來不能正身修德則無以自治而心之亦所向盖局於人身而無事之一者不可知或知不可知道有不不知知者不知道致以能知主治而道相一致知知者不知道致以能知主治而道相一致知知者不知道致以能知主治而道相一致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本靈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予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予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有益也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知自現而耳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斯不立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昧也

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覩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與書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處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者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倉卒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惡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躁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爲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孫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人之則者章全旨○此章必句必節而用○全以性淺圖原無之察待常○不仁人節過之即
惡無日有意漏仁人夫敏較賢性節引起
恶無但蓋意漏其實之大成亦於海厚於二節下
人之則者章全旨○此章必句必節而用○全以性淺圖原無之察待常○不仁人節過之即
惡無日有意漏仁人夫敏較賢性節引起
恶無但蓋意漏其實之大成亦於海厚於二節下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子曰士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誠卑之甚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莫秋得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無所往而能憑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

人之即過人節過之即
人之則者章全旨○此章必句必節而用○全以性淺圖原無之察待常○不仁人節過之即
惡無日有意漏仁人夫敏較賢性節引起
恶無但蓋意漏其實之大成亦於海厚於二節下

士志不屑二必過一不于必者此必然必力之必過一不于必者此必然必力之必過一不于必者此必然必力之

士奥以士之志志道節深求道也○邵氏曰學者之論道必能知欲學問切己而後可以入道○程子曰君子小人品不同而心之所懷亦異君子懷德懷刑懷惠懷利皆人之所有者其於德與刑本然也常思以修己而欲人之懷德懷惠而已其於利與惠則不能無之但當以義處之而已故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先趣向長遠之地而後成其事者也君子之所以能成其事者只是一切平日有一切精義耳學者必要有無行之實其必有無行之實者必所執比中設成也是與人之不同也是非所能自此而已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而不然事皆有定理隨時隨處各有所當而已

君子之所懷惠而已小人之所懷土而已君子之所懷刑而已小人之所懷惠而已君子之所懷德

治國豈不難哉可見爲國以禮行禮以讓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於此與禮不是二物讓即在禮之中故曰禮之實實字對文而言禮凡出一毫鑿鑿自君身一民謂皆行也不何虛有是一毫可從心加之以至臣一民萬國皆然是恐○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諫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徒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恐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噓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省於此○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實已亦有是善內而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曰之誠目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遠及也行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出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知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全乎辭一全注關一全○此見忠恕是生底一貫忠恕是以貫之的實是然底忠恕門人傳之不出一忠字獨自一平一恕而已忠恕是無二是無二用一體忠是恕是一體忠恕是一貫忠恕是一貫忠恕是一貫

不便一把怒這為雪厚本貼怒出本待無亦待而不貼怒雪厚本待無亦待而不貼怒出本待無亦待而不貼怒雪厚本待無亦待而不貼怒出本待無亦待而不貼怒雪厚本待無亦待而不

之年章全旨○此醒人當及時盡孝也喜懼兩意緊從知字來愛日之誠又從喜懼來總之從知字來也重知字上合來總是跬步不忘父母處上合來總是跬步不忘父母處

而之年欣喜○一曰爲人子者易忘父母之年無不可知之而記憶之念亥至常記憶在心也是然喜○子曰爲人子者易忘父母之年無不可知之而記憶之念亥至常記憶在心也

之全知欣喜○一曰爲人子者易忘父母之年無不可知之而記憶之念亥至常記憶在心也

古在者者○全過周刻旋調一護來日增下喜方懼公三多是喜懼一時恐集喜懼不然先懼後彼此兩之一至則而及是時盡孝非分懼也念急急合愛日者懼來日之誠也及時盡孝

古者章節○全人一此當養時不日古人一此當養時不日古人一此當養時不日古

公冶章全旨○此見聖人揆配之宜聖人揆配計德發本計論所賢而得賢而擢賢也三節俱無實證上曰子謂下曰以其孔子部只夾和在中間又一體

公冶節○夫子智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縲紲中一事而非冶長自致之罪固無害其爲賢矣是可以妻也雖有縲紲中一事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縲紲中一事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縲紲中一事

南容章○此見聖人揆配計德發本計論所賢而擢賢也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臧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屬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

仁汝之我首之所固惜正他仁之與所仁但說他不依正是好處要那口才焉用乎

篤之其透徹已使人志之不今為庸試學字天至即以尤對中弓句言焉惜佞正他者知

篤之為勇心徹時治不人只將必處於須○說下寫全下體無仁此息也是解弓惡給之用者吾仁

外貫關白時不人只將必處於須○說下寫全下體無仁此息也是解弓惡給之用者吾仁

者亦之問便兒皆因來欲堂這是子關旨全然說仁用者解弓給是心是接吾仁

所有未實決定在其成至可道道向實實疑出精不可不精材就於便理理得得關使關說之不難不是句是副人折取他

謂能有定有內材就於便理理得得關使關說之不難不是句是副人折取他

有矣信所要過不可不精材就於便理理得得關使關說之不難不是句是副人折取他

天而夫指愆差擇仕可欲而量之治能人真心仕南篤人不農不是唐者許輕深曾意的

民不子僧底違指而量之治能人真心仕南篤人不農不是唐者許輕深曾意的

者知非字做便仕使也極人真心仕南篤人不農不是唐者許輕深曾意的

煙其不可任是言並而乎知知為不志是暫於相政得其不觀無不深止意

可立知知是不信深而乎知知為不志是暫於相政得其不觀無不深止意

行志之其生能不信止意以闕如十必伊學說天說仁帶底者思上三句

於之但自死信止意小所此分知其才意斯字著仕學在內使開不是理仁慮下匠於字以

天高使求也亦是斯成言而透徹足自足無徹毫深足安徹毫深足故他奏信意洗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下求故之不緣知字安徹毫深足故他奏信意洗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而道一切玉所夫所之不用世子見疑疑妄自足無徹毫深足故他奏信意洗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後之官未得時晶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行切修能方未知甚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之有一字是眞得明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者出聽可信若傳明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也於而如斯其饋精可十此用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夫無其進知分隙修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故子之意說之其來有念說喜大自後可對曰人行者亦且書言奧而力末見著所仲弓

賜也二句教子貢以治人之術美子貢學中貢有用世之才通節俱是獎許之辭注不善

道不高遠人人可以知可以行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味曾天二句總是拾級
高遠人人可以知可以行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味曾天二句總是拾級
道不高遠人人可以知可以行聖人不忍忘天下之心味曾天二句總是拾級

集注釋說子有三其實相貫惟已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故方志中庸於內小成故篤志中庸必有大意不安於小成故方志中庸必有大意不安於小成故篤志中庸必有大意不安於小成故篤志中庸必有大意不安於小成故篤

子雖不能純於仁然未嘗不在仁上做工夫故三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字內內大大段是夫子了稱其才亦是德內面事但未必

女與章私章之雷理耳○此無時以方旨之道地之荷全旨回然得去夫子雖信回子子之是所亦學賣固子子之是所亦學賣固子子之是所亦學賣固

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不曾實下工夫來夫子恐其太自擔當不要求進且要他遇一步實從上著力勉斯人自然地位漸漸到高明不易之地及只就當下言是斷斷不易疑至明所以非爾所及也平○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夫子教人學者言可就上說此見聖人之不踐等閒不閒就學者言可就上說意重當下句下二句當須得上下相形之意玩注固字

夫子至於施教上說意重當下句下二句當須得上下相形之意玩注固字

易謂性與天道文章皆是人上學力有淺深故關道理者有淺深夫子教人學者言而淺者可著力而爲學者所當用工夫者亦有深者可著力而爲學者所當用工夫者亦有深者可著力而爲學者所當用工夫者亦有深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聞人說己之善則喜而不能行故聞人之善而不能行者恐有聞而不行之心傷然無不行未足稱其勇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誠而歎其美也○

大夫臧琢氏名辰居僭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藻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者哉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子張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美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知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舊上聲得仁知知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舊上聲得仁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關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大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又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仰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心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嘗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論者於

敏有內外不押不韻文一節是久而敬不賣耳非久而加敬也敬字固兼仲尼指文仲文爲文仲發其微不知是主文仲一事本分不獨屈蔡一事○子曰人皆以離婁之明知然明智之人必然之病也知非能屬之病也文仲乃爲文仲之智乎

令尹神使人祭之○此見忠者未必仁而仁者未有不忠淸者未必仁而仁者未有不忠淸者未必仁而仁者未有不忠淸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行父謚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謂事必屢轉計慮三思而後施注細思子聞之曰人之虛實難知故聞人之言必思其人之情實而後信之思而不過再斯可矣再則過多思則惑矣故聖人教人思而不可不思而不可不思而不可不

有尾成一個自成一個正大全軒朗明大而不不不中庸然其其規模落落廣廣明大

安仁地位顏淵○顏淵季路侍於夫子之側子曰二子必各有個志向何不各言暫侍於我乎路言之所志於我乎子路曰願
子路師○子路就他現成地位憂樂中念慮專切者而言自私且如車馬輕裘雖我之所有然夫
與朋友共之物當為天下用人不可得專之以自私也我若有車馬輕裘則顏
此子路有公物之意顏字根志字來正就現成所能者言然曰願
則憶有夫總在舍已忘處與共無憾只偶然之意處處無憾工夫
其工夫意無也彼置見私處著力路此志是從義俠
大子路亦是無而與物朋友共舍子路寬恢敏可以到顏子顏子底
靶熟可以夫子
無節○顏淵曰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雖有善可稱亦不
過吾性分所固有而已況善量無盡何足伐乎我若有善不欲矜誇
於人而自以為善人能有功雖有勞可錄不過吾職分所當為而
已況功績無窮不欲張大於人而自以為勞焉
顏此子路師無所憾焉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顏子之功是用力字自然字但規說
是顏子功善之意乃子路是去個字吾已之功是用力字自然字但規說
勞無兩者之意乃子路是去個字吾已之功是用力字自然字但規說
博細只是從嚴毫毫盡淨除非大段拯塊着力推排也此與論
纏而徒抑然自下者不同顏子者得善是性分固有分是職分當
為伐地自無路之事敢懷此理公理而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求
仁顏淵從路問曰吾二人之志如此知夫子之事可期致矣
顏子路師○子路曰願聞師○子路曰願聞師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聖人全旨○此特為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已矣章人底大
已矣蔚○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作人自知其過而內自訟則即
改過之過手未見有自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
改過之過手未見有自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
悟吾已矣深切而能改可矣必我常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已矣而絕
悟吾已矣深切而能改可矣必我常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已矣而絕
當懼吾則據之以思而使之各適其性體其心之所欲得而予以理
濟之所本然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
顏子不善於已而嫌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利兼萬物而不知
其功顏子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蓋二子之志必有所及
子路見回之志高於已憲夫子之志必尤高一等人少者是有
舉老少者蓋天朋友是其等憲故顏淵之
子路曰願聞師○子路曰願聞師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聖人全旨○此特為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已矣章人底大
已矣蔚○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作人自知其過而內自訟則即
改過之過手未見有自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
悟吾已矣深切而能改可矣必我常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已矣而絕
加一字直到天下無人也注恐字可玩本文能
了那一字折重內自訟者欲勝人自訟則能克
內是自家裏面過宛家相傳毫不肯放鬆必要克
切內過注下一必字悔悟之心也故歎其未見能改只在悔悟深
是咎既往升覺將來。

子路曰願聞師○子路曰願聞師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聖人全旨○此特為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十六字氣讀下
已矣章人底大
已矣蔚○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作人自知其過而內自訟則即
改過之過手未見有自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
悟吾已矣深切而能改可矣必我常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已矣而絕
加一字直到天下無人也注恐字可玩本文能
了那一字折重內自訟者欲勝人自訟則能克
內是自家裏面過宛家相傳毫不肯放鬆必要克
切內過注下一必字悔悟之心也故歎其未見能改只在悔悟深
是咎既往升覺將來。

伐是也或曰舜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觀鞠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鞠豹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鞠豹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
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
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語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
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庸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
意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十室章全旨○此夫子借己譬人見當以學全其美質也如不如是指點語非是較語也夫子借己譬人見當以學全其美質也如不如是指

十室節○子曰人之造邇固在天資尤須學力若但以資質言豈必天下之層就是十室之邑邑亦必有鈍樸篤實之忠信如丘者焉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丘之好學所以不能闖進而有成者耳也夫不咎其學之不至而徒誇於資之不美豈不過哉

十室必有則亦有不盡然者只是易得寬意忠信資質有魄模篤實美質獨學忠信以其為人道之質也學正所以先此忠信乃求道的基本好學以明善復初便到至誠地位不難不如丘有自恃自負意只重人不貴學上勿以丘字比較兩如字只作似字看不作若字看○此以論闖為主蓋民以闖夫子原是許雍之闖雍也亟言全言○辯闖是要辯闖字分輪夫子然他正許其辯得闖字透纖之闖雍之辯闖是要辯闖字分輪夫子然他正許其辯得闖字透纖之闖雍也本敏以為闖故曰可使雍唯舍敏以論闖故曰言然前後只是一意

雍也節○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雍也宜可使居南面之位乎蓋仲弓為人寬洪簡重寬洪則不失之苛刻簡重而有容物之量簡重則不失之瑣碎輕躁而得臨下之體故夫子稱之

可使只言他體度可任便含有簡意注因下文辯闖雍以寬洪簡重四字實之闖字外益以寬洪重三字已非伯子之闖所可闖矣惟寬則有容故洪惟簡則守要故重度崇言體也不止德量德量寬洪包不得簡重以其簡也覺已之簡學子桑伯子仲弓能得寬洪包不得簡重以其簡也覺已之簡學子桑伯子仲弓能○仲弓知夫子許己者以其為人寬洪簡重而不失之苛刻故夫子許己者以其為人寬洪簡重而不失之苛刻故夫子許己者以其為人寬洪簡重而不失之苛刻故

承上節兩說非是蓋頂太簡一然學中正是箇太簡一然學中正是箇所言為古今學問治術分別源流辨析疑似道理精密絕粹得古聖賢集心法故朱子謂這亦見伊川有可使南面之功以見其好學之至也

哀公章○哀公魯○此表子顏子之所以為好學之故○問哀公問孔子曰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何如也○哀公之問見物而遷怒心不遷以及人怒之偶偶顏回不能無過然亦隱伏心而不留滯於心而必審得虛明平日克己功深效至未嘗復行于心眞好學者乃不貳之於後蓋其平日克己功深效至未嘗復行于心眞好學者乃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其人未聞有如此好學者也

好學二字是說回用工夫處所謂克己復禮非勿視聽言動也非謂只以不遷不貳為學也不遷不貳乃好學的符證蓋其克己工夫既到自有此效驗耳此怒與遷字有細密者言過拍處微密學所未到者言過拍處微密學所未到者言過拍處微密學所未到

粟九百是其常祿所當得者也原思以其多而辭之蓋過於廉而乖中矣

環也

母得以節○夫子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之字指夫子辭非必全辭只是辭其多不知九百為宰與非為思以私意可乎而何以薄為有餘則鄰之鄰里鄉黨有貧之者推以與之亦不正宜重講以與鄰鄰里鄉黨只是餘意代思推其惠正是此之常祿舉安之以廣看恩決不可廢朝廷之公典也○此見用賢不以世類拘重在論仲弓不論其父通鮮不會一宰粘著仲弓說者知其所發而要之如此首四字一通一

仲弓節○仲弓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父病之者夫子私論之曰以雜文之犂牛而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辟既合當世所尚且角又周正復中犧牲之選正可用以祭山川之神矣人雖以其出於犂牛而欲不用之山川之神其肯舍且而勿之享乎物之不義於所生如此可見人之用人用賢決不容之意

回也章○子曰回也章○子曰回也仁為德餘惟心無者能全之同也德回正以勵諸子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回克復之力久而心與理一至焉若其餘則天理用事直至三月之久而所存無時違背也以明健之資致發未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暗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而已矣

存但得一毫私欲之間而仁不相違焉若其餘亦去私欲存一隅三月不違仁但此心便違仁而焉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便純乎一理而已矣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儀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多則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問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餘者蓋亦真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敬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華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辟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何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腹高父而有舜以瞽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自三月後必久遠必斷不免有毫髮意思斷在無間斷方是仁德非棒去棒來但句句與此章對照只是說仁德非久於仁德非當下便是便能藏修遊息於仁德之中矣

錯置也仁本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而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便純乎一理而已矣

泥默問兒子日多日多即是仁心內在日多即是仁心內在日多即是仁心內在

賢哉章全旨○此見顏子之心有真樂重不改其樂一句兩賢哉歎美一正一反想見他私欲既去心身泰然理為從容涵泳天理之在顏子固不

中庸自知也在欲人嚴於己而寬於人自知○子曰凡人學道者少得道者少學問人貴自反自責自知○子曰凡人學道者少得道者少學問人貴自反自責自知○子曰凡人學道者少得道者少學問人貴自反自責自知

認貴樂是亦有個樂在是樂道也樂道不是樂貧也樂貧不是樂道樂道樂貧兩件不上不下貴賤貧富是人所共見故造化中首之高明所覆者大而悠久所載者厚而博高明所覆者天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高明所覆者天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

問貴賤貧富是人所共見故造化中首之高明所覆者大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高明所覆者天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

注疏蓋道樂亦有個樂在是樂道也樂道不是樂貧也樂貧不是樂道樂道樂貧兩件不上不下貴賤貧富是人所共見故造化中首之高明所覆者大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高明所覆者天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

問貴賤貧富是人所共見故造化中首之高明所覆者大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高明所覆者天而悠久所載者地而博厚

注疏蓋道樂亦有個樂在是樂道也樂道不是樂貧也樂貧不是樂道樂道樂貧兩件不上不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富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者自有其樂爾其學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吾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語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謂之說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嗜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淵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別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財貨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諄諄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不有限節必節之則時俗之可好人取厭之苟若亦有古言古詞必之言詞便口佞口奧宋朝鮑容色美色則無惡以

職於邪右師齊之孟之側後人以爲殿亦非爲難免者惜

殿朝時俗之可好人取厭之苟若亦有古言古詞必之言詞便口佞口奧宋朝鮑容色美色則無惡以

誰能緊相呼須一必氣下得緊意所借所明以適其所蔽也誰能何真

誰能世字世今之世俗之思意人之人之思意人之思意人之思意

曉得而知知者穩者而得者能未進而爲用爲力實用學者自學四者得此段工夫自然全然自得道是字漸體用力修然其

中人語人章下節下本文只是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兩章不則全如知之之重之材以必以之以曰學了學了學了

知者本性空明而冷然無滯而似水故樂山而其流行之趣自知仁者本性厚凝而溫然有似於山樂水而其基之定知者何為樂於物者多所流動而不滯其平而有似於水故樂山而其動之妙知者自信機變不拘而不昏而無不周流而不窮者知者所

宰我曾全旨○此見仁者必知必愛人而不失之愚天下事入仁者之心而為見矣雖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蓋謂使之往救陷溺陷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蓋謂使有人從井救之人可為乎宰我曰仁者宜自救之人可為乎宰我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君子之於人也愛之而已仁者之於人也愛之而已君子之於人也愛之而已仁者之於人也愛之而已君子之於人也愛之而已仁者之於人也愛之而已

當恰好而無可加損矣乎乃觀今世之民實哉夫子民所行莫太過即不及其鮮有底於世教之實故嘆之有此德也亦已久矣是豈民之罪哉

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中也人人是也中之道理為人人皆有好之中知此德也亦已久矣是豈民之罪哉夫子民所行莫太過即不及其鮮有底於世教之實故嘆之

如仁者其能立人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閉矣然仁之體真切於此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喻以手足喻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加手足之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閉矣然仁之體真切於此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喻以手足喻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加手足之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妃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雍也　二十

何事遺求哉仁者之道如此則言求仁當如此近字從上曰手生出聚上音求字注博音求字朱子推廣之字對針取譬而推之之謂也

奥節字注博音求字朱子及字即針取譬而推之之謂也

兩字轉尋求字即上在節上立準中用工夫取而以譬一一推之之謂也

這個仁字方去考究力到熟處自然流通便是仁只為人欲間隔了故為想之事但仁體之上方漸明瞭有此數件事便是仁可施而即是仁而即是仁之有未到處可見仁之有未到處可見仁之有未到處可見

理而以誨人則又不倦也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敢誨人不倦何有於此以不敢一自以爲能至此只有自我見成底人說一句說三句看一二句以冷心寫理對三

德之四句章言德之全體○以日日新而改過日日對之學有缺欠注疏四平看

燕居只是閒居燕居之時全是一箇天理流行無一毫人欲之雜故曰容貌舒泰心體廣大而自然和樂也

燕居只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申夭夭有意惟體上說得故曰容貌和悅意思舒暢故曰色舒也

布如字惟身上說不對人言上說得故曰容貌和悅意思舒暢故曰色舒也

明德是天所得於本天之理乎明德是人所得於本身之理乎

德之見爲能至此只有自我見成底人說一句說三句看一二句以冷心寫理對三

德之句章言德之全體○以日日新而改過日日對之學有缺欠注疏四平看

其德改過日日新而改過日日對之學有缺欠注疏四平看

其德改過日日新而改過日日對之學有缺欠注疏四平看

義不必本之原師學必子學識德後日日明明德也若今今後日日明明德也若今今後日日明明德也若今今

於道則空道者人倫日用當然之理專心致志以求之以爲終身之繼則學之始基彌矣

遺以所由得名道猶路也注通字他皆自路言之志非空中認得個心便求得此道之義至之了悟知此道是於千條萬徑正是去念志一字所有共由的工夫在志必寧一前一扇四向分界處路頭

此忘正位爲之字所在必寧守字跌宕生死關

承此來之無眞他朱子有思行之謂工夫在必寧守字跌宕生死關

此處之意心之謂覺心覺之謂覺心覺之謂覺心覺

以再告之亦終行格而不通矣我何爲而强聽乎則不復也學者可不勉爲安地哉

一憤屢爲是能遂意講書而未能信一則心已喻而未能明之意敗逢聞則欲其明口繼言辭明之故亦未足能全意是足之注思之其注誠反之意爲我謂者自有所欲其通者求之誠也

厚教反之又復者隅反之又是已隅只借言隅類之之久也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敢而無謀者三軍必敗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三軍則誰與

論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皆此皆以拘其勇而敗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戰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識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義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

也須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三軍則誰與

論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三軍必敗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皆此皆以拘其勇而敗之夫子若行三軍必敗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

知夫子要在可求不爲可棠棣檀弓點瑟之屬皆夫子教人以情爲本而文以輔之故人之情有不可求者而文之所不得已焉是故人之情有不可求者而文之所不得已焉是故人之情有不可求者而文之所不得已焉是

入曰諢而也激逸其求正求諢緣而於激逸過天制事節
飯　疏去一時疏禮鄭不含爲乎上有饌子論何出乎仁而而而即乎禮理中行可○
節後串所章公而爲下尊天審簡之貴以人而衛而即乎禮理中行可○
○晦勿虜金少立只便是理一未則明品一語君即乎禮理中行可○
子中以之旨子之在是伯之書靈求知言問再父得人則也之高以子
曰漉貧獨○斯忍仁夷正注是必子只意有子平心怨故行深反貴
人然賤以此動鼎夷樂人爲心如之方以處日以指主曰之仁之今又而乃觀以
心無富明聖爲心如之方以處日以指主曰之仁之今又而乃觀以
得害何心可天不後爲逐譏夫間初安夷問不古乃衛而拒
屋纖貴樂人正理旨合即理未之賢國國子其志是所曰能之人君
過零對之自鄭四求乎乎之見無其逃在注也於又者父二懼也曰父爭
爲空說未飯之字正夫人正爭怨本意注古也於又者父二懼也曰父爭
所碌欲雪其逃上就理心人之倦意注古也於又者父二懼也曰父爭
感而知不樂當夫事而之心蓋矣在兼之一天何仁命子怨子伯國
者無樂在之在于勢後安之不蓋一諫賢備理怨也貴之悔貴哭難
皆人之是眞豊爲仇伯故安是爭怨伐人觀而倦所心於又叔以
其不眞而樂公政陞夷用解處固宇銀便寫見乎而重亦心以爲顯
中自味絕必中之而仁也波怨死見而絕夷父者有則二何言而
無厚雪無分而上各心字字故酷乎說是衛於齊爾天所衛子如而
所歲到所於天告粤方車人朱爭之者今君聲之卑倫怨若雖人奏
得慮天慕富人天一安下心子底間是是在所非尚如還求合白鮑所曰兄
也有理於貴人是一心無各梅之賢也人人所定疑待倫乎凡未爲或子遜
欲子個叔如雖謂是是在所非尚如還求合白鮑所曰兄
立下是齊伯無怨慮怨至難論何此天合白鮑所曰兄
之告處亦夷天是饑不死賢定疑待倫乎凡未爲或子遜
之方故然以理就或必無戴矣戰事梅也上子心不理有甚出遜國
所之私兩蓋裁即當時伯曰夷父能讓謂也上賢以悖之所得於國者
食矣欲求齊命合心底而也上賢以悖之所得於國者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蔬食蠶飲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
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
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
也蔬食蠶飲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
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
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無大過矣　劉聞君見元氏割忠定公自言嘗
聞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
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也

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蓋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使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侊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子曰我非生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好去學○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學○生
而知之者氣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實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
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子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
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
進善其
有肩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難使言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
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知是之德則桓魋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子曰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
學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
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喚之與
獨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墻子
貢求而實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顏以
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忘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知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
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

詩書典謨說凡此皆當義禮之節文也皆當出理之所言所行是不專指外注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須考也由學而入自下而上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恆故豈反○子曰疑辭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二者皆變考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

亦我之師進善有鄭乎善典謨擇善從從改誰改皆我也必有句圖卜讖擇字賈逵注行是不專指外注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說凡下皆起乃以物功古今言古者須考也由學而入自下而上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恆故豈反○子曰疑辭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二者皆變考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故章末申言有恆之善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

獨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惡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洪知此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知此孔子退排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讀君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知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過而不辭○吳氏曰魯吳夫子父母之國昭公之惡又不可以稱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

祭之事大要一物之事小養祭之典重要一物之分輕此正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物推眞下來合當如此綱而射宿便非

墨有首一句意○此見人嘗實致其知以爲力行之地也末三句申言

墨有節○子曰天下之事眞有理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者我則無是也我所以知不而作者是生知之人蓋不知而作者次之學而知之者又次之困而知之者又次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無所不學篤專一而不雜切問無所不問近思就己之所知而推之人事之間仁在其中矣仁者心之全德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此其大端也

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聖人之事故問之夫子以爲仁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本自己而推之人人皆有是心故能近取譬而推己以及人則仁之方不遠於己而已矣蓋聖人之心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物之不在焉而人之一身五官百骸各具一物而五官百骸之用各有所主而不相亂者皆此心之妙用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也蓋仁者人之所以爲人而聖人者人之中正而人之所當法者也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者傳舊而已作者自己出之新意也信者實而有是事好者愛而樂之之意也竊比者竊自比於我之所知也老彭殷之賢大夫也夫子生平所學所傳不過詩書禮樂而已其刪定贊修皆因舊文而已未嘗有所作也其信而好古如此其自比於老彭如此蓋謙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者不言而有所得於心也學而不厭者學無止境也誨人不倦者己有所得而與人共之也三者皆我之所能而人之所難夫子謙辭以爲未能自聖人之道而言則三者皆我之所未能也蓋聖人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四時之無不運行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夫子之謙辭如此蓋自謙之辭而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而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若聖與仁夫子自謙之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軌反○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臣之禱久矣

玩注節○子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此其大端也而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夫子之所以爲聖者此其大端也而已矣

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聖人之事故問之夫子以爲仁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本自己而推之人人皆有是心故能近取譬而推己以及人則仁之方不遠於己而已矣蓋聖人之心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物之不在焉而人之一身五官百骸各具一物而五官百骸之用各有所主而不相亂者皆此心之妙用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也蓋仁者人之所以爲人而聖人者人之中正而人之所當法者也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者傳舊而已作者自己出之新意也信者實而有是事好者愛而樂之之意也竊比者竊自比於我之所知也老彭殷之賢大夫也夫子生平所學所傳不過詩書禮樂而已其刪定贊修皆因舊文而已未嘗有所作也其信而好古如此其自比於老彭如此蓋謙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者不言而有所得於心也學而不厭者學無止境也誨人不倦者己有所得而與人共之也三者皆我之所能而人之所難夫子謙辭以爲未能自聖人之道而言則三者皆我之所未能也蓋聖人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四時之無不運行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夫子之謙辭如此蓋自謙之辭而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而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若聖與仁夫子自謙之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軌反○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臣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則不孫儉則固者人之氣質有偏而不中者也奢則不孫儉則固皆失中之過也然奢之過其人之所欲儉之過則人之所不欲而人之所欲者人皆有之儉之過則人之所不欲而人之所欲者人皆無之奢儉之過皆失中

孔據他人○答子之問夫子之辭也○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子貢曰夫子之不爲也夫子之不爲也乃夫子之不爲也○子貢曰若夫子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乃子貢之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子路聞人之有過而喜者曰由也其人也其人也其人也○子路聞人之有過而喜者曰由也其人也其人也其人也○子路聞人之有過而喜者曰由也其人也其人也其人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扇子殷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謂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喜不取而又退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

泰伯 十二

不從事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交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旨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篇末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嘗事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淺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曾子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王德在君臣之間其讓大矣而又上見其讓德之爲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試矣讓大極而無可加也其讓非矣有名之實

寡之親則已自薄乎仁矣則民皆感興起而各親其親豈不典於仁乎若能用老成導導以其遺而各厚於遺舊享有愉薄者乎之則已自當偏於厚老成皆歡欣聯屬而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落滓其邪穢消融其滓濁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

曾子言曰宇是自己所添字是自己所然說起故注曰自言人性本善其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者之心蓋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者之心蓋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吝者驕之過也人之才美如此若人者宜可以利天下而不見用於世則其餘無足觀矣○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穀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豈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知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邪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盈耳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言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心善走其不善者必調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材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者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知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禮貌姑待明日○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稱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業文章粲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煥然而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三色美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焉是才之難得也○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之其首倡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閒去聲非奢麗惡言弗流呼域反

之也非謂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黻冕也皆祭服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疊或僅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體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倜闡始終也微獨稱身周在官初時恐終是今在官無則高始此耳關雖在樂終樂歌之一
聞矣也即言其言是聲義終是自辯本自然亦多必有實是今德却如彼委曲而不直倜然無知者恆多恐
狂而而章以也亂想言言言

之中無例豐耳字作擬克服之心樹一之功所致無閒只是事事恰好注名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聖人上下千古只將以豐儉三代利於事就衛中上句讀道看但心去但豐舞絲竽此衛盛所見之蠱與代反即絲竹覆於此見之蠱與代反即絲竹覆於此見之蠱與代反即絲竹覆於此

子罕章全言○此見聖教之所謹三者難罕言其實子之所言無非利與命與仁也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蓋天下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賤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藝得名

子聞之○夫子聞當人事已乃謂門弟子曰當人事直無所貳名因我不冒事執一藝耳吾將所執以成名乎我將執御以成名乎抑將將執射以成名乎然射以觀德我固未能而御爲人僕或可自勉我殆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

執博博科字本足道而文謙知此便見上說不足道純儉博科字本足道而文謙知此便見上說不足道純儉博科字本足道而文謙知此便見上說不足道純儉

子奥師○音夫子過匡人以兵圍之夫子因有戒心蓋遇變而懼恐人誤以爲兵戒備也

能害己而不可以苟免亦不可以苟免亦不能爲聖人立命處

文王師○雖既沒而文王自文王既沒而文王之本禮樂制度包在王說制度之中雖周公之禮樂制度皆文王之禮樂制度皆文王之禮樂制度皆文王

此節勿責只引證少多能句
吾有賢全言○此主輔必人夫子人論人不飛時因為有知故
教賢無所知只教已從已

直是淡薄有大物事何顏子子初時傳天子未嘗不使之從事於博文約禮但淡薄有資質高明見得多少博文約禮只是一箇道理而先凡以博聽總知知行者之赴家食者之後大學之次序也故只下工夫而已博文之工夫亦只是一箇道理而已博文之工夫亦只是一箇道理而已博文之工夫亦只是一箇道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賀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吉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平聲○惰懶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進次顏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蓋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被惑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諸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邊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紜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敝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貴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貴與富交強于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質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除利害過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夠見鄭義世○子曰知者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仁者之所存者大而無私故不憂勇者之所發者剛而不屈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巽不小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屈棣之夢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背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子曰未之思也不何遠之有夫首扶○夫子憐其言而反之言所篤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觀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皆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爲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惶惶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反○惶惶相倫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朝廷之其容貌驛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直

孔子於鄉黨惶惶如也似不能言者

達反下同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剛強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巫整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適○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者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

揖尺下同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剛強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巫整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適○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者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

揖用命數之平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資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 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趨闕之閒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趨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履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處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自足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整也齊衣下緣也趨轉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蹶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踖子亦反○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勢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適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不放開所居之地各殊言貌因以不同如此非時中之聖孰能之其字指孔子從上節節節在二句正見朝在廟朝時自其在二字從上禮法所在二句貼廟說下詳問貼宗廟經言一貼朝廟不同明辯二字解說下詳貼帝故加帝字則在廟朝則與鄉黨不同故加帝字則在廟朝則與鄉黨不同故加帝字則在廟朝則與鄉黨不同

雖位節○及實主相見之後主趨延而手者之菲如故張挾蠟好如鳥之展舒而賈然其敬於行禮時疾趨而者如此

此言高能下張極開張其端好故彬身拱高拱而手手不動急種之時自見端好之度非從容中禮者不必變服所以寅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喪主素吉主玄弔則無變猶而有殺縫奚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羔裘玄冠不以弔

○齊必有明衣布實側皆反○齊必沐浴寢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而爲之

齊必變食居必遷

此下脫前章醫衣一節子事也

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數也牛羊與魚之腥細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者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實反餲烏邁反餒而甚反○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隨續之母切肉未裁不方節恐以寸爲度蓋其暫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饋同意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須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食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嘗食而食嘗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所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飼陸氏曰嘗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閉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養養氣體不曰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爵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知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相對當暑暑四節節時當時當暑暑暑之暑暑暑

曰楊者取祖楊之意蓋雖不欲文之著亦蓋其美以見美也若加全衣重襲於裼之上蓋亦以敬其美故玉藻曰君子之於玉也比德焉君子之於衣也上衣下裳以象天地故衣必不稱裘也是見裘之美者也謂裼充美也謂裼之人公門鞠躬如也謂入公門相趨之時聘禮見聘君之服聘禮賓入門而奠幣者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體也未達不敢嘗蓋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鷹正席先嘗知對君也言先嘗則餘嘗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疾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受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虞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體也未達不敢嘗蓋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疾病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紳申刃反○疾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入大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孔子交朋友之義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發於身體雖舒而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孝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雖衰如今之帶注襞積即褶也殺減也六幅斜殺為十二幅而倒合之使上下齊而腰故減半示儉之義亦服別公之義大示儉也非惟必殺私公之義亦常服示儉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黑羊裘服所以致哀也玄冠皆吉服也惟喪則用之而不以之弔喪蓋變吉之冠自有不容不變者所以孝正推原大約心上說時動性弔之禮行服之時則謂羔裘玄冠服朝服亦玄冠注傷非祭服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之吉必朝服以朝於魯君不以告老而廢其臣禮節如此蓋仕者致仕時則無日不朝不待月朔矣聖人之服制也吉月必朝服而朝乃因衣服之制而朝致此恭敬之意也此聖人謹禮之極處

齊必變食居必遷食居去聲齊必變食居必遷食居必遷食居必遷

其心人之心本於誠敬原不待踐齋之時而後制外以養中也更加提起其變亦有自然之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食記不而但不一心聖人之心
全旨已文之神注雷祖德
○者欲之者明於五考誠
食節○夫非食底不師在不多食斷下是因飲食而額
人記食之師○有人記食記重於辛則敬敬之心踐齋之時而後制外以養中也
食與心食之○飲食非是是天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不節○夫故飲有人求天理四底是天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食節○夫故飲有人求天理四底是天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食與心食之○飲食非是是天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食與心食之○飲食非是是天理非底便見人欲聖人
食與心食之○飲食非是

亦心一於齋未嘗食也其食息有專一之心如此
不食夫發而教之正憲不語此條未嘗經於自言
可體會亦偶不是不可知不言意之言是人
必之不不答則自所食不語見人先發而說而人
笑語沐也范氏曰可食若時齋之言
王氏理性氣為饕餮禍亦

雖必蔬不體可夏發而說之
齊知○齊食○其食也
有若敬祖明飯在上湯亦必
神明業上此各出少許以祭始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

雖字是極事有大小必祭明撫不敬之食必齋注字字可玩撫不敬之祭
菜則不大正敬無心齋人必祭則先慶
席質先敬瓜為必梁則祭
地而忘其所自祭必瓜故
庶坐盛置所以專一祭古
於故瓜物也祭於祭包
食人去豆之地瓜物
食人去豆之地瓜物
食人去豆之地瓜物

於凡所意而不敢斬可知○節上句是詞其死生夫子在患時遍凡祭先食敵者客祭則先以客禮自
先祭先食之○之天示者無恐毒也之自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菅曰則不祭日一若舉苟日一君以盛客饌夫後符食臣之蓋
食而之故也侍君禮
餐曰則不祭日一若舉苟日一君以盛客饌夫後符食臣之蓋
品敢祭之乃品敢物祭而此每書品
此朋朋君　疾　首君君節菅先食敵者客祭先以客禮己降等宴也自
友友節節○全是孺多是孺○節所所視受下○之○天示者無恐毒也之自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夫子○旨在召官召夫禮氣疾毒南君也之自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於此時以或三君起者常臨南君也之自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朋以問謂一命然嘗下則子以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友義致節召亦首屑則子以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之字謂節召亦首屑則子以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無主仕以之必病亦妻疏子以客祭禮己降等宴也其
親上之走節徒能步支臥北下首引加之盛賜饌食臣之蓋
屬節後三時不有處侯夫自處同注殺君禮
可是或奏召以步支臥北下首引加之盛賜饌食臣之蓋
俟重而趨而方臥北下首引加之盛賜饌食臣之蓋
者而往往往亦官不知故君周朝服得服見
曰生亦往俟儀在而外後不待此周朝服得服見
死不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為輕相愉善所當為而不可醉如
乎殯敬之蓋生則同道死則相愉善所當為而不可醉如

之　寢　見　燕
此於此見拘過似未有子○望意嚴束然時言時言時言

山梁節○孔子見雉知此因歎曰山梁之雌雄嘗飛而飛嘗下而下時哉時哉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隅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人能見義而作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此記者之深意也

但當見幾識當時義山梁雌雉必是翔而後集者也共之而作則又色斯舉矣時指見幾而舉書攝而集言共只作拱向解與只作雉鳴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